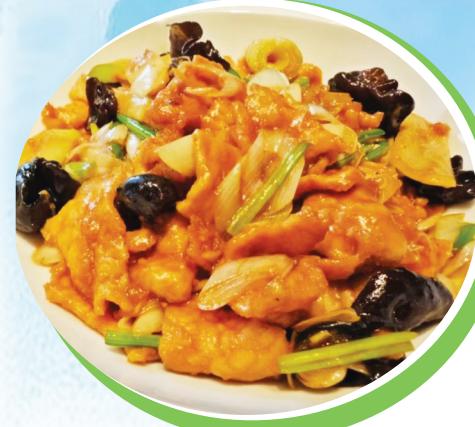


一箱特产载春归

王瑞峰



山西过油肉



自制炸酱



阳曲小米

2月22日，晨曦微露，我便早早地来到了地铁1号线太原南站。这里，将是我志愿服务的“战场”。穿上那件鲜艳的红马甲，一种使命感油然而生。

安检处，慢慢地热闹起来。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奶奶，提着一个沉甸甸的布袋子，脚步略显蹒跚地走向安检口。她的眼神中充满了好奇与紧张，可能是第一次乘坐地铁。我赶忙迎上前去，微笑着对她说：“奶奶，我来帮您。”我轻轻地接过她手中的袋子，引导她通过安检。老奶奶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：“谢谢你啊，姑娘，你们这些志愿者真好！”她的笑容让我感到温暖，也让我更加坚定了做志愿服务者的信念。

不一会儿，一位小伙子背着一个大大的双肩包，急匆匆地走向安检口，想要直接闯进去。我赶忙拦住他，礼貌地说：“先生，请您配合安检。”小伙子却有些不耐烦地说：“我赶时间，能不能快点！”我依旧保持微笑，耐心地解释道：“安检是为了大家的安全，耽误不了您几分钟的。”周围的乘客也纷纷投来赞许的目光，小伙子意识到自己的不对，有些不好意思地把包放在了安检传送带上。通过安检后，他走到我面前，小声地说：“不好意思，刚刚是我太着急了，谢谢你。”我笑着回应：“没关系，下次记得提前预留好时间哦。”一个小小的冲突，在理解与包容中化解，让我更加明白沟通的重要性。

上午我在安检处服务，下午我转到了站台，负责引导乘客上下车。地铁缓缓进站，车门打开，乘客们有序地上下车。站台上人来人往，我站在一旁，时刻关注着乘客的需求。一位带着孩子的妈妈显得有些手忙脚乱，孩子调皮地跑来跑去，她一边拉着孩子，一边还要提着购物袋。我走过去，轻声对她说：“我来帮您吧。”我接过她手中的袋子，帮她引导孩子安全上车。她感激地笑了：“真是太感谢你了，孩子太调皮了，我一个人还真有点忙不过来。”

在站台上，我还遇到了一位外地来的游客。他拿着手机，神情有些迷茫，似乎在寻找什么。我走过去，主动问道：“您好，请问需要帮助吗？”他抬起头，有些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我第一次来太原，想去解放路，但不知道该怎么换乘。”我耐心地为他指引路，告诉他如何换乘地铁2号线，并提醒他注意站内标识。他连连道谢：“太感谢了，你们太原人真热情！”

在忙碌的间隙，我也会观察周围的一切。地铁站里，崭新的设施井然有序，墙壁上的太原特色文化壁画吸引着乘客们驻足欣赏。人们的脸上洋溢着喜悦与兴奋，有的在拍照留念，记录这历史性的一刻；有的在与同伴分享乘坐地铁的感受。

一天的志愿服务结束了，虽然身体有些疲惫，但我的内心却十分充实。

正月二十的太原，空气中依旧弥漫着浓郁的年味。

大学室友老周趁着来太原培训的契机，特意来看我。自毕业以来，我们已有5年未曾谋面。他还是戴着那副黑框眼镜，只是鬓角悄然添了几根白发。

老周在太原的这几日，都住在我家中。身为未婚人士的我，每日下班后便带着他四处闲逛。晋祠圣母殿前的盘龙柱触手冰凉，他说仿佛触摸到了太原历史的脉络；在双塔寺的台阶上，我们细数着砖缝里冒出的野草，热烈地争论着究竟是哪种野菜。不过，最让他念念不忘的，当属我家楼下的那家老面馆。“再来碗剔尖！这浇头简直绝了！”成了老周这几天说得最多的一句话。

在太原的第5个夜晚，老周蹲在厨房看我煮面，冷不丁说道：“我想点太原味道回去。”我举着漏勺，一时愣住了。如今网购如此发达，宁化府陈醋次日就能送达，六味斋酱肉发顺丰也极为快捷，就连羊杂割都有真空包装。“我想要你亲手做的特产。”他扶了扶眼镜，解释道：“我媳妇在太原上过大专，怀孕后总是念叨这里的味道。”

老周的话让我陷入了沉思，整夜辗转难眠。凌晨5点，半梦半醒间，我终于想到了！赶忙拿起枕边的手机，给菜市场相熟的摊主们发了好多条信息。随后，起床、洗漱，匆匆冲向小区旁的菜市场。

清晨6点半，菜市场的灯光昏黄。卖猪肉的老张正在磨刀，见我来了，立刻从案板下掏出一块五花肉，笑着说：“特意给你留的后臀尖，三肥七瘦，做过油肉最香了。”切好的肉片厚薄正好，在塑料袋里透着粉嫩的光泽。来到调料摊，王姐揭开酱缸上的红布，热情地招呼道：“刚到的永泉甜面酱，拿筷子蘸点尝尝？”咸香的味道在舌尖散开，我不禁想起小时候偷吃被奶奶逮住的趣事。称了两斤

甜面酱，王姐又往我手里塞了一袋干黄酱，叮嘱道：“做山西人做菜跟做实验

炸酱，得掺点这个才够味。”

其实前一天，我就已经去阳曲买小米了。到了每次我们买米的张大爷家，他抓起一把谷子给我看，自豪地说：“这可是真正的旱地小米，今年只收了800斤。”张大爷还教我用指甲掐米粒，说道：“能留下印子的才够软糯。”临走时，他还往袋子里塞了一小袋炒米，笑着说：“尝尝看，比大超市的饼干都香。”

回到家后，我便开始准备做过油肉和炸酱。厨房里飘起油烟，老周举着手机要我把我的一举一动录下来。我把泡发的木耳撕成小朵，将玉兰片切成菱形块，蒜薹切段，边做边说：“先腌肉，粉面和盐可别放多了。”我往肉片里倒生抽，老周突然喊停：“等等！一勺是多少毫升？”无奈之下，我只好翻出烘焙量杯，他则认真地记录着：“250克肉配5毫升生抽……”20分钟后，开始热油，当油锅开始冒小泡时，就将肉片滑入锅中，瞬间噼里啪啦的响声吓得老周往后退了好几步。金黄的肉片渐渐卷边，捞出来时，他凑近闻了闻，感慨道：“像我们学校后街炸串的香味。”

为了让老周能多吃几顿，我把买的5斤肉片全部过了油，等他回徐州后想吃过油肉，只需看着手机里详细的教程操作即可。

炸酱则费了更多的功夫。肥肉丁在锅里熬油时，老周举着手机问道：“猪油渣要捞出来吗？”我翻动着铲子回答：“留着更香。”看着透明的油脂慢慢渗出。酱料下锅时起了浓烟，老周被呛得泪水直流，却始终不肯离开灶台。熬到第三次加水时，他突然说：“这咕噜声像我老家煲汤的声音。”当深褐色的酱汁变得浓稠时，厨房的窗户蒙上了一层油雾。分装时，我特意选用了酸奶盒，解释道：“冷冻室空间小，这个不占地方。”老周捏着写满备注的便利贴，笑着说：“‘吃面码两勺，拌饭减半’，你们山西人做菜跟做实验



似的。”

打包纸箱时，我用气泡膜将地道的陈醋裹了三层，给小米袋缝上防水布，在冷藏的炸酱盒上贴上“到家先冷冻”的纸条。我劝他多住一晚，他却归心似箭，坚持坐晚上的火车回家。送他去太原火车站时，纸箱在安检带上晃晃悠悠。过检票口前，他忽然转身喊道：“那炸酱要是糊锅了……”“拍照发我！我远程指挥！”我挥着手机，看着他的身影消失在人海中。

回到家，厨房里还弥漫着炸酱的香气。我舀了一把新买的小米，准备煮粥。水刚烧开，米粒就在锅里欢快地跳跃起来，渐渐浮起一层金黄的油皮。热气在玻璃窗上凝结成水珠，顺着往下流淌。我站在灶台前，想起老周学做饭时手忙脚乱的样子，忍不住笑了。砂锅里的粥咕噜咕噜地响着，仿佛是远方传来的温暖问候。

这一箱满载着心意的礼物，带着太原的独特味道，正穿过夜色，奔赴南方的那个城市。而厨房里的香气，会一直留在这里，等待着下一次相聚的美好时刻。

（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）



书店 宏淑作

后来刊登在了县里的报纸上，妈妈双手捧着报纸，笑得像个纯真的孩童。

书店的经营之路并非一帆风顺。有一年，县里新开了几家大型连锁书店，妈妈的小店生意顿时变得冷冷清清。那段日子，她常常独自坐在书店里发呆，望着空荡荡的店面，眼神中满是失落与迷茫。但她没有选择放弃，开始尝试全新的经营方式。她组织了读书会，邀请县里的老师和作家来书店举办讲座，慢慢地，书店又恢复了往日的热闹。她还学会了使用电脑，在网上订购一些稀缺的书籍，以满足读者的多样化需求。她说：“只要还有人渴望读书，我就会一直把书店开下去。”

后来，我到太原读大学，毕业后又在市里安了家。妈妈依旧坚守着书店，直至我的孩子出生。她一边带着外孙，一边每天照常开店营业。我常看到她抱着孩子，安坐在那把藤椅上，轻声诵读绘本。孩子咿呀呀呀地跟着学语，她的白发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银光。有时，她会指着书上的图画，耐心细致地解释：“这是小兔子，这是胡萝卜。”孩子伸出胖乎乎的小手，想要抓住书页，她就温柔地握住孩子的小手，把手教他轻轻翻页。

如今的书店，早已不是当年那个简陋逼仄的小店。妈妈将它布置得温馨又雅致，墙上挂着她亲手书写绘制的字画，窗台上摆放着她悉心栽种的花卉绿植。她依旧每天写些文字，记录着书店里的琐碎日常。那些文字，如同一粒粒饱满的种子，在悠悠时光里生根、发芽。她的书架上，除了琳琅满目的各类书籍，还多了一个精致的相框，里面装着我们全家人的照片，镌刻着岁月深深浅浅的痕迹。

妈妈的书店，不单单是一个售卖书籍的场所，更是一个充盈着温情与故事的温暖角落。

曲，弯曲、曲折，言不直也。曲在艺术中、在事物发展变化中，有着不同凡响的哲学意义和美学价值。

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是草书，草书的表现形式是线条，无论是伟人毛泽东，还是被誉为“草圣”的怀素、张旭，他们的书法能打动人的关键，就是书写流畅、龙飞凤舞；飞鸟出林，惊蛇入草，密不透风，疏可跑马，将九曲连环的线条发挥到极致。书画同源。中国画的写意，亦如同书法。一波三折，屈曲延伸，远山近水，小桥人家。枯藤老树，斜阳瘦马，勾写描摹，皴擦点染，硬是用缠绵的线条，不仅刻画出形似的人文现象，而且绘染出神似的生活。还有中国的古建筑，像凝固的音乐，无论是亭、台、楼、阁，还是榭、廊、轩、廊，都少不了各种曲线。即使是巍峨雄伟的殿堂，它的屋脊、它的房角、它的屋檐，也都是从审美的角度，用曲线来美化提升它的层次和境界。所谓“廊腰缦回，檐牙高啄；各抱地势，钩心斗角”，描述的就是中国古建筑的独特风格。

与如今世界各大都市高楼林立、几乎没有留给城市建设曲线扭动回旋的余地，形成鲜明对比。音乐是流动的建筑。如果用分贝来测试声音的旋律，它展现出来的曲线，就是声音的强弱。如果体现在调音台上，它就是音乐的曲线。或跌宕、或婉转、或悠扬、或清脆。直着嗓子吼叫，不叫音乐，起码不是美妙的音乐。音乐也有起承转合，也有高潮和过渡，这些也都是用曲线来表现的。

艺术源于生活，又高于生活。生活中也充满着曲线，历史上很多诗人又用曲线来描绘生活。“曲径通幽处，禅房花木深”（唐·常建），“扁舟水淼淼，曲岸复长塘”（唐·刘商），“曲巷幽人宅，高门大士家”（唐·李白）……你看，流水是曲线，路径也是曲线；小巷是曲线，建筑也有曲线。中国生活在曲折的线条生活中，耳濡目染，感同身受，又形成了繁复而缜密的思维，反过来又用这种思维来认识生活，分析问题，解决矛盾，创造物质和精神的世界。

在文学创作上，跌宕起伏的行文曲线，成就了无数优秀的作品。“文似看山不喜平”，搞创作、写文章，和其他文艺创作一样，弃平弃雷同。无论是小说、诗歌，还是散文、随笔，和自然界的河流、山脉一样，都是用高低起伏的不同曲线来表现创作的起承转合。特别是戏曲剧本，在演唱两个多小时的文字容量里，要有对白，要有唱词，还要把故事讲完整，把人物塑造好，没有特别的文字修养功力，剧本创作是不可能成功的。好在曲线的魅力，为剧本创作在无形中规划出可以挥洒回旋的空间。所谓“大事不虚，小事不拘，不求真有，但求会有”的构思，让人物能立得起、放得下，让故事（或事件）能撑得起、收得住，既在意料之外，又在情理之中。戏剧剧本创作的技巧，能让故事在演进的过程中，既动人，又好看，原因就是在处理矛盾（即对手戏）的过程中，在场次安排上起起伏伏，缓急有致。舒缓的场次，能让观众感受到叙事及抒情的婉转和悠扬；对弈的场次，又能让观众感受到剑拔弩张和哲理的碰撞；起承的场次，还能让观众急于了解矛盾的焦点和故事的起因；转合的场次，也能让观众感受到众心相悦和花好月圆的满足。如果用线条来表示文学创作中的起承转合，或跌宕起伏，这就是曲线。曲线的起伏愈多，内容就愈丰富，故事就愈好看，人物就愈鲜明，作品就愈优秀。

其实，人生和事物的发展，也是在曲折变化中进行的。文学艺术创作的曲线，是由一种规律、经验和个体的学养及风格所形成的。而人生和事物发展的曲线，则是由时代、环境和个体的认知所决定的。只不过这种曲线表现出的人生状态更一波三折，令人感慨不已。

一个人的成长过程，从小到大，从学业到生活，从工作到家庭，没有一帆风顺、一路坦途的。有的是因为选择，有的是由于环境，有的是缘于时代，有的则是困于认知。所不同的是曲线起伏的频次和幅度。大多数人通过自身的努力，凭借时代和环境的改变，踏平坎坷成大道。也有一部分人长期在风雨中跋涉。无论如何，不经风雨怎能见彩虹，没有坎坷怎能成大器，没有挫折，就不易有美好的未来。曲折的人生能给人带来智慧，能使人心魄强大。

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发展，从艰难到辉煌，就是这样从迂回曲折中走过来的。除了在理论上的不断探索、不断提高、不断创新之外，在实践层面上，艰苦卓绝的奋斗曲线，频次之繁、幅度之大，前无古人。从上海到井冈山，从遵义到延安，从西柏坡到进京，一路走来，风雨如磐。红旗漫卷，长缨紧握，踏遍青山，不到长城非好汉，三军过后尽开颜。百年锤炼，百年建党，试问历史上、世界上，有哪一个大党堪与伦比。回望嘉兴红船，百年大党，跨过多少河，爬过多少山；吃过多少苦，遇到多少险；越过多少坎，突破多少关。纵横捭阖，迂回发展，把奋斗的曲线，画满党史、画满锦绣河山，志存高远、豪情满怀。

事业的发展亦是如此。世界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。新中国成立70多年，中国共产党凭着制度的优势，踔厉奋发，砥砺前行，不断改革，笃志不怠，硬是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，建设成为一个经济、科技、国防都进入世界前列的新中国。

曲能锻炼才干，曲能创造经验，曲能伸向诗与远方放大格局，曲能更上层楼提升境界。曲是人生和现实中的天道，在己巳蛇年里用几句吉祥话，以赞曲的魅力：金蛇贺岁，鸿运当头。咬定青山，斗折蛇引。不屈不挠，龙蛇飞舞。踔厉奋发，灵蛇之珠。曲尽其妙，魅力无穷。笔走龙蛇，歌歌亦颂。

吴国荣

妈妈的书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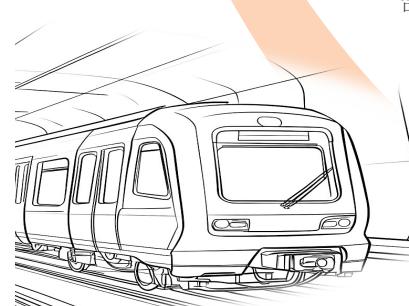
刘苏芳

轻推那扇漆色斑驳的木门，风铃清脆作响。暖煦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斜斜洒入，恰好落在妈妈常坐的那把藤椅上。椅背上随意搭着她织了一半的毛衣，毛线团静静滚落在脚边，恰似一只慵懒酣睡的猫。旁边的小圆桌上，一杯清茶正袅袅升腾着热气，悠悠茶香与淡淡书香相互交融，晕染出一室的静谧祥和。

15年前，妈妈在县城开了这家书店。那时我刚上初中，犹记得她总念叨：“咱们县里的孩子，也该和市里的孩子一样，有书可读、读上好的书！”于是，这个小小的书店便成了她生活的全部重心。妈妈识字并不多，却硬是凭借着字典，一本接着一本本地研读，一本接着一本本地精心挑选。书架上的每一本书，都浸透了她的心血与汗水。那些年，她常常熬夜到很晚，就着台灯昏黄的光，一页页仔细翻看新到的书籍，在笔记本上认认真真地写下内容简介。那些笔记本边角都被摩挲得起了毛边。

开店的第一年，书店的生意颇为冷清。县城的孩子们早已习惯在街边小摊上购买漫画和杂志，对妈妈精心遴选的文学书籍兴致索然。妈妈并未因此而气馁，她开始在学校放学时站在书店门口，给路过的孩子们绘声绘色地讲述书里的故事。她讲《小王子》里骄傲又娇弱的玫瑰，讲《城南旧事》里幽深又充满烟火气的胡同，渐渐地，一些孩子被吸引，停下了脚步，走进了书店。妈妈还特意在书店一角精心布置了一个阅读区，摆上几张小板凳，让孩子们能在这里免费阅读。她说：“只要他们乐意读书，我就满心欢喜。”

慢慢地，妈妈有了变化。她开始写一些小文章，记录书店里发生的故事。有时写买书的孩子，有时写借阅书籍的老人。她的文字宛如春天潺潺流淌的溪水，清澈纯净，质朴无华。我时常想，到底是这些书籍润泽了她，还是她为这些书籍赋予了别样的生命力？记得有一次，她写了一篇《书店里的春天》，描述一个雨天，一个小女孩在书店躲雨，坐在窗边如痴如醉地读完了整本《小王子》。那篇文章



地铁小雨作